啓辭

獻議

呈文

溪陰集 跋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八

啓辭

請經略京畿東道江原黃海隣置齊以措置李副惠下全西事勢之下

啓曰臣行出谷山境則邑里蕩析人心渙散有同異鄉流離士民往往聚保山谷見臣之行爭來致問曰朝廷何久忘活民乎辭意惻切有不忍聞臣觀人心事勢日急一日若不及今一二朔收拾保完則國家之虞將不可勝言矣下三道郵事之人皆取路於朔寧安峽之間而賊壘在近此路見塞

則諸道聲聞亦不得易通江原監司姜紳遠在嶺
東如伊川平康安峽等邑不知有朝廷命令間有
應募赴義之人亦無所統攝京畿監司沈岱來到
於權徵處事錯謬之後聚兵勦賊盡心區畫江原
黃海隣近之邑多受其約束圖捕鐵原之賊軍機
不密防備甚疎反被賊兵掩襲精勇武夫盡見殲
沒環畿郡邑益無依賴著手之處急遣有心計重
臣往收三道人心乃是土民之所顒而事機之不
得已者也設令天兵勦滅平壤之賊長驅東下至

兵必盛備夾攻然後功可易收楊州牧使高彦伯
旣爲無軍之將往往隱伏於他境而漣川朔寧平
康等邑縱賊充斥無一人爲之備賊又分聚大邑
設寨據險思之極爲寒心經略京畿東道及江原
黃海隣邑以爲收復京城之一助恐爲便益臣有
所聞見不敢不達

請遞大司憲 啓

國事靡定之義不顧家臣於此時乃蒙 恩命得將
父母免死賊亦發感幸惶懼不能自道遷來中道重

患疾病藥物難資諸證日劇自分顚死道路永辭

聖朝幸而獲甦扶曳登程呻吟觸寒寸寸前進今始叅詣自念臣受恩深厚所欠一死當茲多亂豈有稗補苟帶重任淹滯于外罪戾尤大不可因叅言地有所糾劾請亟賜遞付

與譚遊擊問答 啓 癸巳十月刑判

譚指揮宗仁乃提督親信之人而自初隨軍多有奔走之勞今陞遊擊奉經略提督之令率小西飛管下倭賊二名要赴賊營昨日午後來到以不爲

接待怒打通事令曉送小西札子臣要與相見臣
往見略行茶禮遊擊說稱宋爺調戚遊擊回還而
令生代其任南下貴國該事期唯在此行賊若不
順吾言則兵戈猶未已也即當更調新兵而來貴
國將何以接濟極言一路饑過困行來此而又不
得接待之狀至為未安臣初恐遊擊與倭賊同處
將請見于鄰家遊擊荅曰已知貴國事情堅因別
梗房子以隔內外使不得通行願來此相會臣遂
就見遊擊明曉欲發行又恐渡江時澄見舉動感

儀托言趂不得馬匹多般措辭請於明明日退行
遊擊許諾啟 啓
進鱗龍路銀爵啓
臣於前月十三日餞別提督于中江因接待諸將
官留三日發還行到阜龕賤疾復劇調理小蘇乃
得寸寸前進今始來復罪極稽緩不勝惶恐中和
以東站官吏盡竄山谷入歸天將等俱藉一路
無一人出者是甚道理多有愠色臣到鳳山遇葉
遊擊家丁持白牌來說老爺今朝欲到此遣牌要

諭而路上不逢一人問迫後奈何臣促致本官及
並定官吏於數十里外加之警罰淨掃館舍以候
其行夕到龍川則遊擊已來坐破窩糞上中鋪陳
帳幔全不排設邑人遠在數嶺外去臣問安致謝
遊擊即請見臣措辭謝罪遊擊答曰此站支供視
他極優鋪陳支供小事不要說軍士所賣粮明日
當盡未知前站有儲否臣答以黃州可放粮些間
即差一人戒勑列站則遊擊歡喜稱謝各邑勢力
已窮天兵侵暴日甚其東西奔避雖或有見逼而

然者若將官之行則所當先期遣人探候極力厚
待而不與之思唯以逃竄為得計其來其去了莫
聞知甚為無謂臣於各站或施罰或警勅且移文
監司倍加檢察而不會話言則善處無路窮見唐
官差備通事等多在義州近處括致十餘人遍差
黃海京畿各站使之接應諸事所差站有失以為
之罰則通情同於不至如今日之窘迫矣且開城
府乃舊都大處而吏民死亡流散遺餘漸少粮餉
亦竭其勢不久為棄府而徙來天兵飢過各站者

必到本府恣肆侵掠或留連作弊其數甚夥臣曾
請于提督另差好多委官有所禁戢則提督差備
禦葉子高同戚遊擊並前去而尚在平壤不來如限
天兵撤回間依黃州平壤例差出譯學訓導以開
明譯官定送則彼此兩便天將調兵再來之說似
出於聲言賊若不退則天朝終必有處置平壤則
山東粮穀頗多船運而來開城府芻粮不可視其
盡之而不爲之所隨力所及預備不虞恐無後悔
臣往來諸道察其民情徭役煩重侵徵多端嗷嗷

不聊生有甚於賊在之日深可懼也近來凡百皆取辦民力其閭固有不得已者而抑國脉之完專在民心民心已離則邦本圮矣　朝廷於施措號令之際各別講究務得事宜一切以拮克病民爲戒頒下惻怛德音使孑遺之民獲沾恵澤斯有利益目見切迫並爲陳　啓提督臨行將蟒龍段銀爵贈之爲别臣辭不獲而賫來敢此進獻

傳曰知道銀爵一雙卿其授之蟒龍段卿旣進獻姑爲留置廐馬賜給勿謝　二

辭正憲階資啓

臣以菲材淺器弱年驟陞涯分久踰聽聞甚駭前後控辭實出至情旣不獲免強顏隨行愚騃白面忝據重秩耆老先進有同積薪國體不須論其在臣心寧得一刻自安不意今者曰提督有言又超臣資正憲臣自見敀目且怯且愕且慙且嗢撫躬跼蹐不知所處竊念一官之微無非天職明君愼難唯擇其人況乎正卿上列地望隆重與庶職頓懸必以賢德必以勳舊必擧於國人之僉可而無

巽辭者然後進之非無政受之誚衆論安有闒茸乳臭無分毫望實而一朝偶因顔情之言虛授而若塞責者乎不稱軒芾在前有譏負乘躐陞貽累
朝廷傷毁名器之罪毋自臣而始無補 聖明恐速災戾伏乞 俯賜憐察亟命改付

又

伏以新授重資決不可冒受瀝血祈免庶蒙 允許而切迫之懇又歸虛讓狼狽維谷益難自容臣若有一毫可就之實則公議至嚴安敢委棄 恩

命而自陷於煩瀆之誅乎惟其年輕力弱小器易
溢不揆而進愈毁重器而累　明攸匪獨爲臣之
不幸之突補而已自前聯陛備陳肝膈　聖鑑洞
燭必察至懇豈宜今日因一時將官之請而又招
虛授之譏乎中外指點徒資笑囮而言論之官尚
無一辭必待臣自處而然情悶懲中不知所裁伏
願　聖慈亟賜改亦曲全終始以安愚分
答曰安心勿辭仍　傳曰前者送紙令受提督書
格未及乎回　答曰提督自入義州未及捧來提

諳說稱近日多鼓氣且勞倦別章裒聚入送則吾
當到中原追寫寄送云矣

進周基致書　啓　甲午正月兵判

周基極爲厚待事　傳敎矣周基今曉入來自都
監送下程則基致書于臣某所言如此故入　啓
近觀唐人之事縱橫綜錯人人異說且知我國切
於請兵以虛言相欺而中實不然者頗多言語應
答極難以書辭觀之則基似當久留待蔵摠兵其
與前日所言稍異今夕臣某欲見詳問其情然後

吏一啓

二十一 與高謂周基周元問答 啓

臣昨昏見韓巡撫委官高謂致謝且言近日緊急事情則答曰前來圍城縣春元誧賊船到泊事昨已馳報吾等欲歸大丘而吾等不在則這裏事情無人傳報故留此而送三箇夜不收詗察而來李海龍進去細陳此間事甚妙甚妙巡按衙門並為告急否臣答曰並告矣高謂曰到衙門求見吾稟帖則可知為貴國盡心稟帖上必書尚書姓名以

為信今後邉報書給時書尚書姓名且踏印爲妙
云遂從容講話而罷夜深不得往見周基今朝既
見則基所言如此問答書草並入　啓矣聞周元
入來仍事既訪下處則元引入寢房辟人打話且
示賣去文書則乃劉摠兵封寄張閣老石尚書兵
科張給事及司天使周翰林等處文書也文書則
堅封不得見而元言各兵因宋李講和罷戰設不
用劉摠老節制且已爲乱兵其將亦不得禁折久
留顧侍郎已代宋經畧將督兵前來此人好人才

也今必須再調南兵船運山東粮餉與貴國兵力合勢討賊爲妙劉摠老稟帖之意亦如此云且曰前後事情都明白寫出送吾賫去則又備陳於張閣老閣老乃劉摠爺親戚也冬間提督上本參劉摠兵張閣老力言其不然事得止而閣老甚以爲恨如以貴邦事悉陳則劉必善處矣司天使想已到北京初七日閣當上本參宋李國王若寄封書去則吾欲於衣帶中密賫而傳之臣言伶俐譯官一人帶去則可細陳實状答曰閣老則長在閣内

難見但石爺則可到其家面懇來此將領亦多挾
貴國虜守以歸若願帶去則吾帶行矣但回來時
吾何以處之臣竊念奏請請粮使臣連續進去譯
官偕隨周元周基等入北京回來時隨使以來似
爲便當臣疑周基所言或是難信密問于周元曰
兵部差來委官周基來此大人差相識否元喜笑
而答曰此是吾兄弟恃才妄直故不容於時眞箇
好漢子也不知吾來此以爲尚在大丘也即書拜
帖送于基下處譯官帶去事吏與周元周基丕約

似當敢 啓

駱揔兵周覽 正殿遺墟 啓

昨日駱揔兵見谷遊擊後馳往宗簿寺基良久周

覽仍由東門外路入自神武門到正殿遺墟從鐵

出自光化門再往宗簿寺基上掌苑署東山指點

四邊山勢手持馬鞭下馬畫雪為宮城圖樣曰此

地甚好云云其間辭說當於畫圖入 啓時詳錄

以 啓臣遂就揔兵下處從容閑話適周元來到

日昨坐論說元乃揔兵親戚頗陳劉揔以下諸將所

失又謂臣曰我欲以管下兵留此習陣以教貴國而各軍虛費粮料頓無遄歸之意我若先送則諸兵亦相繼而歸我兵撥回後若得換來南兵五千或三千使我統領而不受他人節制則庶可小伸己志且我回還之後係國咨奏請留我則我當只率手下數人輕裝還來云今日摠兵將一并覽啓仍往訓鍊院看放砲約與臣同去敢 啓

請留賈大才聞喻兩人教鍊火炮 啓

駱摠兵手下深於各樣火砲及劒槍之技者三四

人留住敎兵事臣於談話間每爲懇請則各兵俱
有歸思捴兵難於强留從自願留置其所願留者
則間或有之而未知其果精於兵技有智運實大
才各擅武藝妙絶無雙千捴閔喻自戚繼光在時
從事於行陣間熟諳火炮制度兩人甚溫雅而才
又如此留之必大有剩益臣令通事李億禮從容
開諭於此兩人以探其意閔喻云老爺令吾等就
敎場敎演數三日此非造次成就之事尙書固欲
願留則我姑退行爲留一句云敎兵大事機會不

可失若措辭移咨于摠兵懇請留此二人則摠兵不無勉從而璟等亦必以此事爲重敢 啓

辭吏曹判書 啓 十二月

臣入城之後病勢沉痼累日稽 誅罪在不赦國事至此爲臣子者雖可以私痛爲辭抑精力之所不能堪任者則亦不宜拘逼而强 命之也臣失毋以來僅延一脉頑喘今者令数箇童稚守几筵於墓側而獨臣扶曳渡江患證漸深每上念國虞下懷至情日夕西望號咽隕絶若屯田鍊兵

事務之末則庶可隨衆人後竭誠圖效至於銓衡
重地則精魂已喪聞見俱障决不可叨冒以誤
國事伏乞 遞改以授他人
答曰觀卿情事予亦悲切但國事至此寧不可顧
念耶古人有言曰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可
謂孝矣夫死生一理也幽明無間也卿母有知其
英魂義魄亦必痛念國事於冥冥之中其將使卿
急赴國難死生以之乎抑恝視國事退守几筵而
已乎卿若念及于此其遑遑於國事豈待予言乎

銓衡之任卿豈有不堪之理宜更勿辭與予共濟
時艱

陳時務八條 啓

臣李以癡騃無狀誤蒙收擢割棄至痛冒就 恩
命苟叨華銜自同平人而無一事稱塞得罪倫紀
擧顔無地痛悶哽咽唯願一死竊見今之 國事
益趨危急賊有必動必勝之勢而我則無毫髮可
以依賴景象多端人心渙散中外方玩愒偸息不
爲汲汲自強之計一朝復有土警則擧朝將安所

稅駕耶昔衛爲狄所滅野處于曹益之共滕之民僅數千户齊桓城楚丘而遷之遺以車服雞豚衛文公秉心塞淵能儉以殖之卒致騋牝三千革車三百乘之盛越見敗於吳棲於會稽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竟沼强吳我國雖遭無前之變蕩敗已極而計其遺民物力則豈下於衛與越哉苟能痛革積弊寛民訓農施設得宜無失其幾行之以誠濟之以勤則不出

四五年其利溥矣談者常以生聚教訓爲今日第
一策而至於語及耕農則曰賊朝暮將至雖勤作
而得爲我食耶語及鍊兵則曰賊退然後有生道
教兵而欲制敵有如種松爲亭其亦迂矣拱手竊
議請遣時日然則可廢而不爲都無事事祈福於
天望救於中國以待賊之自退耶賊以累萬之衆
連營海上形險糧充器利銳氣不損以我國今日
之將卒雖百倍其力而戰之終無僥倖一利之時
天兵已撤賊質不還賊於明春必西向矣設令中

國和議已准諭賊退還而賊情難測且幸而退還
必衝突内邑要我以難從之事逞兇示威而去不
肯聞中國之令而便爲俛首戢兵而渡海矣我國
既與此賊爲百世不忘之讐而壤地隣近只隔一
風便之水今日退歸而明日復來此年無事而後
年必有警其陸梁屠戮之禍必不一二世而止辱
在 祖宗憂深子孫我之經營備禦變弱爲强謀
所以雪恥而除害者豈食息暫緩哉譬猶用藥於
痼病之人調治鍼砭多方致力以冀其漸穌而或

云此藥非朝夕見效之藥此病非此術所醫為人子者信其然病愈急而不救劑嬉嬉然不為之所則其可享當為之事竭力不懈以待天命而已至於成敗則有幸有不幸焉耳天也非人所及也却處事之柄專在於人才其間布置手段自有能否故善事者必先以察時勢順人心為務天下之可回而不可拂者人心也可感而不可怒者亦人心也人心既合則凡事如順水行舟唯意所向自無不濟如失其要徒欲以督迫收效則目前小利雖

或取辨而所得不償所失不足言爲國之道矣是以知衛之生息繁庶則文公授才任能之力也越之再興霸業則以勾踐爲能用范蠡之策也古稱人才爲救時之利器良有以也若夫振頹綱革廢歛一衆人心力使之並趨於有爲之地則其幾又在 聖上以大中至公之心建極而運化擧措得宜而風動於四方耳夫然則群志競勸令出唯行民保而國自強焉豈但制一時之寇賊而已臣受恩深厚際此多難主憂日深無所裨益每中宵仰

屋漂淚滿襟謹條妄慮所及以備採擇亦出於芹
曝之至悃不量其菲薄矣
一中外之民兵死餓死癘疫死什一猶存漸益消
一歲若明年飢病又如今歲則邦本將盡喪矣活
民之策所當及時講究臣見百姓於破家失業
之後有欲為農者有欲為商賈者無器可資而
不得自為力焉上之人終不能扶殖以致顛躋溝
壑者無數若令各該管之員盡力救護而欲免
於死亡如視一家之急則所活夫豈少哉內而

京城五部外而八道郡邑計其土着及流户若干為農者幾户為商賈者幾户為工者幾户一一置簿農則備給牛隻農器穀種而牛隻則於山郡稍完之邑可以優数收募農器則産鐵之邑造取甚易穀種則隨便轉給俾不失節商賈則完護其次俾自官或助業本出給路引逐時之利貿遷有無工則令各食其藝人人而指導生路則太公所謂大農大賈大工國之三寶完而國安者漸以次第致矣至於男女之丐食而

無所業者亦以計善處使不混諸虢亡雞豚畜
穀菽芋雜菓允可以孳息取種而得利者盡爲
覓給使之豐殖如尸鄉之祝鷄陶朱之畜五牸
卓氏之蹲鴟富人多收活傭丐之徒者自官見
聞論賞或許爲奴婢百姓或力於所事而能致
穀多者該曹 轉聞奬勸如漢時力田之規且
令京尹及八道方伯春間計上户及穀數秋成
申奏覆覈多寡其生息繁盛而得穀最優者別
加褒賞户口減損而生穀少者嚴示譴罰則庶

有其益不至如今日之泛然尚度也人情懷土
雖死猶戀舊居焚蕩之邑遺民稍稍還集艱難
拮据以圖連命天地間人物自有生生底意思
看草木被人斫伐焚燒而萌蘖不隨以盡於此
少加以雨露之澤培植之功則便盎然矣且遠
近田畝鞠為茂草而瞿麥則最宜陳地力省而
利多可盛為播植以資賑民且不須除草而得
收於農糧方急之時作粥賑飢又勝他穀官家
優備瞿麥趂救農民秋成以實穀代納如還上

之例則民切於救急而爭受官利於得實穀而
足食與亦活民備穀之一策也孟子曰民事不
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其形容農夫勤苦不遑給之狀宛在
目前誠以農家之務小緩則無及矣 國家設
官安集計非偶然而器具必預區畫必周監臨
必識耕種耘穫趂期顧省經營致慮毋復有官
豬腹痛之譏然後小民始得以蒙 惠矣
一屯田之舉一以活飢民一以備兵食一以通道

路若得勤幹之人分 就各處農作則其為利不
貲矣今年京外屯田緣器具不備農軍不多糧
餉不繼有差戳具然而往事者或不實所以無
幾明年之事則當趁今年七月前纖悉料理未
知已盡措置否也賑濟場一朔分給米穀甚多
士族太半以虛名冒受而飢民則得食鮮活者
甚小 國家出穀救民誠棄擲虛地無異今於
其就食之中擇男丁可堪事者年十五以上五
十以下增其所食合數以充農軍外方僧徒被

各宗及揔攝調發之苦長髮而爲頭陀形避享
村閭農作者頗多如今各宗及揔攝召募得農
作僧軍則千百不難得也且外方流離破産之
民無所附着頗依官家屯田資活者亦不知其
數掛榜曉諭聚會則丁壯必集矣至於受料之
家防里之民頗依官力而秉耒於南畝者盡爲
收合則農軍甚盛該曹又別擇文武南行受料
之人中知田有計慮頗惜前程者分爲各處屯
長量給農軍耕墾京城外近處出捐該司米穀

数千石計其農軍及受種多少節次均給耕播
除草收穫時農粮俾無缺乏失時而秋成以所
出捧糴收儲則兩便矣北則揚州抱川永平南
則黔川龍仁安山西則高陽坡州長端豊德為
諸道往來道路之咽喉此等處俱以勤幹武人
差遣而慮其孤單難接則或題給附近列邑上
番軍士受料武士亦調發一二隊使得守護為
農土民流散他境者漸為招集則烟火稍入行
旅有託隱民歸農盜賊自辟去春議遣邊應星

于龍津而平丘大路至今賴以得通人户亦多有來接者與其效也目今　國門南邊尤甚虛踈長江合氷則土賊往来自如龍山倉為國命所寄之地而守直孤單脫有不虞則何計以防之露梁越邊及陽川下至金浦作屯起耕而團聚流户更募軍兵數百作一陣於衿芝山城近處耕農鍊習以張陣勢亦一策也但我國之人計較齟齬昧於妙理各惜少費不能收遠利必得人管檢然後可濟矣且各驛馬位膏膄甲於

一境而盡爲陳荒若令察訪各率遺存驛卒及
傍近流民隨力耕墾則驛卒得活道路通矣各
陵近處多有良田美畓而守護軍得脫於兵火
者無所依接死亡漸盡每當節日 祭享之時
令京畿各官收合村家盤几器具破毁汚陋之
物苟且行事勞民轉輸辱亦甚矣國家設官守
陵而反如是耶若令參奉各率遺存守護軍且
募遠近之人耕種於 陵內外之地設幙守直
則守護軍無飢餓流離之患齋郎有依庇之所

祭器亦可藏閑待用而絶轉輸之弊前項各處所需農牛器具穀種農糧從其力之所及而量宜分給但賞罰不舉則事無成效考其勤慢能否分明勸懲以期着實見效爲當各驛各 陵屯田事去夏曾有 啓下而特節差脫器具末措想不能成事而止明年所當勉爲矣

一我國傳海爲國魚鹽甚饒取此販賣百事皆可濟矣昔齊地濱海而太公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漢末關中空虛衛覬

以爲鹽國之大寶也設官煮造販鹽買每年招
集流戶勸之農作用致豐殖若善於殖貨則我
國之地利有不可勝食矣去春、朝廷出鹽鐵
使歆收管其利而未究其策遂出郎廳
各差煮鹽官率妻孥而爲寄食之所
侵擾鹽戶而鹽之利都索然矣劉晏管天下鹽
鐵之利輒先知四方物價高下隨時販賣以足
經費此則只操其利柄而善爲運用耳今不得
操柄運用之要擾民權利屑屑而歆收效則亡

遠矣各道濱海之邑俱為塩户而黃海道觧津之塩最優於他處他道之人皆就貿於此以資轉貿方春夏盛煮之時斗米直塩十餘斗麥熟後雨水時山郡田家貴塩如金斗牟直塩數三合今宜扶殖塩户助其器具出米數百石廣貿塩石滿載累十船一則由禮成江泝猶灘以入于牛峯平山之境一則由臨津以入于安峽伊川之境一則由漢江以入于原州洪川寧越清風之境一則由牙山以入平澤之境一則由恩

津松津浦沂白馬江以上一則歷錦江而入于
燕岐之境一則卸于群山倉近處使左右遠近
郡縣之民皆得以就貿而勿論麥豆大小米從
市直收合則民皆騈首爭買極以爲便利之官
家所得米穀亦已過累千矣魚箭之利處處皆
有百姓方取資之地則官家絶不可侵擾以奪
其利苟就人力不及空棄之地自官出力而募
民同事其利亦無算矣如仁川之魚箭至有十
三區而無力廢棄他處之可結箭者又復何限

或令水使除出各處水軍或令兵曹量給步兵
或令都監軍士數百輪番而出役一旬斫木以
給而事已就矣且令先期備鹽無致腐敗輒以
所得翻賣於各處則有穀之家皆得食魚民被
其利穀石自然流出至於魚膠最關於造備器
械而北道則尤貴誠能輸得累駄載入販賣收
其所產銀布毛物而轉賣於穀賤之處則所得
亦豈小哉古人云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商末業貧者資也豈不信矣乎中原之人興販

致富浙江之人輻湊買賣於遼東遼東之人驢載小米轉賣於我 國都城其道里遙遠爲如何哉我國之人本來懦慢但以無事安坐爲上策深可歎也若採蔘之利則不啻如魚塩而已嶺東及濟州等處視蔘如泥土興販之人操常紙十餘卷備蔘一駄出賣於兩麥及晩穀登場之時則求者如麻一日場市盡爲散賣而獲大利誠能以其地所貴之物大爲貿蔘而來嶺東諸邑則踰嶺而到麟蹄洪川沿江以下濟州等

處則直由海路散賣於各邑則得穀亦足矣以此而充屯田之粮養兵之費何不可之有哉然此事必先具船隻而又得使船之人然後可以行用如意竊見京江諸處及京畿海邊使船之人失其所業依泊各浦及島嶼者亦且有四五百户而水邊船匠收拾則亦可得八九十名抄擇其才能者官給其粮令性巧解事之人帶入邊山長潤有材木之地伐木裝船優備百數募人分授任其行用為業官共其利該司及各官

侵役之弊一切完護禁斷塩藿及魚物興産之
時具以此取資公私兩利矣唐人之來我 國
者無不以開鑛爲言採銀公事 朝廷亦已頒
下而至今尚無一邑一人採銀而爲利者反聞
外方産銀處其地之人民閉穴堅諱惟恐人知
此必愚民時未見大利而採取之際人力多入
或慮見欺於 國家而貽弊其邑耳産銀之邑
盡免一應賦役使之採銀資生銀利既廣量定
官稅以此爲公事先試端川等邑俾人人知採

銀之邑有大利則庶可以樂赴矣言利之事非君子所取而 國家貧戚艱虞徒守常規無事於經營則飢民無致産之路鍊卒無繼粮之勢而窘乏益甚矣

一防守之策必先審形勢以爲遠圖我 國漢江流出於江原道嶺下忠清道四郡之間而直達于海門千里天塹真難得之形勢也龍津雖設一陣淺灘甚多不防驪江則賊已繞出其後而龍津非可守之地矣今 國家軍額雖曰耗縮

調發沿江數三日程列邑有取才無取才軍士
則其數亦多矣自高陽幸州由楊花渡龍山銅
雀漢江盆浦三田渡廣津平丘斗尾龍津驪州
南江原州興元倉以及于江水上游或五里或
十里覽察形勢分置一屯前後連絡各屯差遣
受粮武官量分前項列邑之軍除其上番而遣
入各所管且給農牛農器穀種農粮盡耕近處
田疇旁招遠近失業之人則來接者必衆矣俟
其烟火成聚漸為土著各屯置烟臺候望而設

炮火諸具且以訓鍊之並鱗次添入龍津有一大將統領斗尾以上各屯將卒漢江有一大將統領平丘以下各屯將卒日事訓鍊且耕且守又移忠清兵營于忠州招集人户以重上流形勢則盜竊戢服防備嚴密不煩譏察而其勢如

中國之制矣或云設備於此以示退守之計非急務也或云此時未可擾議移鎮此則誠未思也重門內城古人之所以備禦非常而危急之形日復一日苟待他時舍此形勢而亦何爲哉

目今南方將官甚多徒涵供饋全無所事若能
招集土著精勇訓鍊戎備相度戰守形勢措授
諸將嚴明賞罰以責成功則一年必有一年之
益而內地調發擾民之弊庶可以少祛矣至於
稍變都城形勢內外相守經理南紀諸鎮以爲
保障　天之幸賊退民完則自有其策非今
日之所遽講也
一訓鍊軍兵非深慮至誠難以見效其間必有賞
罰明果臨事激勸然後衆心漸合而不離散矣

必待久勤勉每加籌度考諸將察軍情備器械
給彌牌按比校習各藝簡精勇汰庸殘小無觧
弛然後可漸進矣戚繼光變南兵爲精銳蕩掃
倭寇仍以目下所得效者作爲一書名視將家
所傳之妙則此亦糟粕耳今者不究其本意一不
盡其器械一不遵其各項條件爲分各哨謂之訓
鍊悠悠泛泛視同例事將卒出入有同驛傳則
是費軍粮而寄與街市丐徒矣鍊兵之謂哉誒
者皆以爲我　國弓矢爲長技廢我之長技學

習不可成之技藝亦齟齬矣或曰雖欲鍊兵其於善乏何軍粮可惜矣譁然一談不可觧惑噫痼於因循而不可慮始者固人之常情無足怪者抑我 國之人全迷兵事平日不曾見操鍊之妙故至於今日又相倡而為此說也此所以百戰百敗而無一捷之將也夫五兵之制長短相資束伍之法強弱齊心於是合之以藝縻之以法誘之以利威之以刑摩之以歲月則將卒相熟心一力合而及其調發之際又必以全部

随其宿任之質則緩急輒賴其力此則雖可一
一為人辦也且臣見平壤攻城時筤筅鏜鈀為
殺倭之妙器而浙兵亦謂長槍用劍則臨戰不
及於此二器殺手之鍊習者頗鮮其然而傍觀
之人全然不曉尤以此二器為 聖上 賫仍致
此二器則專廢而用劍如戲事良可哂矣且騎
兵利平地步兵利險地我 國多有丘陵水田
真合於用步而捍禦倭賊又莫尚於步兵也中
原南方十年為倭寇累用騎兵而不利戚繼光

敎鍊步兵而後始得蕩平此其事可見但我
國以騎射爲尙而射手必得戰馬始逞其馳突
之勇除東伍射隊外揀聚有勇力善射者着甲
爲騎卒與步兵爲對營而一樣勤加訓鍊則他
日有協勢之益矣且射手以膂力爲先如欲得
有力者則又必以六兩爲試譬如人善於大字
書而行草自不窘束試取規矩則不可率爾磨
鍊使武士失業科蕩失才也且不備火器則無
以制此賊而虎蹲百子諸砲殺敵勝於鳥銃不

可不及時多造令士卒習放又必多備火藥可
以放各樣火炮中外諸處廣設焰焇煮取之所
煮取得多者特施破格之賞以勸他人可矣臣
前日見軍功免役免賤之人其數累千若並與
納粟而計之則數益衆矣納粟則不論軍功蒙賞
者必多有驍健此輩所當抄合揀擇以為一用
且精卒多在於公私賤故臣磨鍊其科舉事目
規矩至達於 殿下而啟後尚未有聞如設廳
集精卒則不可如是也軍粮稍裕士卒漸集則

演爲五營而備五方之色常作留都之兵遞番
教鍊如中國矣大槩我 國此後將無歲不被
倭賊之禍射者爲射炮者爲炮槍劍者爲槍劍
家家丁壯盡爲赴敵之精卒始可以免於魚肉
矣可以雪 宗社父兄之恥矣
一兵荒之後盜賊興起此其常事況當喪敗之餘
徭役之重未有甚於此時彼赤子之無告者困
於侵虐迫於溝壑嘯聚搶竊豈其本心之蓋然
哉近見各處使此輩無所依歸而偷生於山藪

誠可痛恨項聞全羅道盜賊漸至滋蔓而將官
及守令非徒不能勦捕反驅良民而爲賊言皐
有一村名曰內外酒湯里居民極盛數邑守令
諉稱有荒唐人依接於此發軍圍捕里人驚惑
相應而出官軍乃謂一里盡賊也加之屠滅焚
蕩其遺存而竄免者泣陳其狀令人惻然云且
列邑各有措捕將侵擾不干行路之民閭閻謂
曰吾馬見奪於某措捕將吾物件若干見失於
某措捕將相與呼籲怨罵此雖非臣所目見而

聞諸往來之人衆言相合處置失宜可想矣况新出武官輩不思撫摩蘇復之策惟事侵役立而視其死者又何恨哉 朝廷每以督捕一事責之於巡邊使重失人心激之而爲盜賊者巡邊使措捕將也列邑之無識守令也今使此人等欲平此賊則窃恐百姓無安定綏集之期漢時益州之民所謂尹來殺我者誠近之矣湖南一道比甚蕩耗田野荒蕪十室九空有甚於焚蕩之邑百姓之瘦悴極矣明春飢饉則其相聚

而為盜者又不止此今宜遣有心機誠慤之人蠲除民瘼勸相農作諭告遠近俾知生路多出謀計招降購捕而發軍之舉凡所以貽害於良民者一切革罷便宜處事如虞詡之於朝歌李固之於泰山然後此賊自歸順矣不然則涓涓為江河炎炎為燎原而悔無及也

一官吏數易之弊古人之言備矣我 國之斂尤甚頻數今日除拜之官明日見遷席不暇暖何職之能察臣前日忝為兵曹亦非甚久而見前

後郎廳朝來暮去有同驛傳総責一事於一郎
而数日則已遆新官代色来見問其所掌惟望
吏口輒從旁以對或入備邊司因事招問户曹
郎廳其郎廳数易而疎於其任又如是焉軍兵
錢穀在在應用之最急者而此猶不能久任何
事可為乎官負為過客而吏胥為主庶事日紊
民弊日滋皆職此之由也國家遭此大變不可
一以因循舊例為事六曹郎官勿論物望高下
但當極擇其人器之相近與否各責其職一授

之外切不許遷動佐郎仕滿則陞其司正郎正郎仕滿則移拜可合之地或仕久而有顯效者破格陞擢至於小各司亦依此例奉事有闕則仕雖未准以其司叅奉陞之直長有闕則仕雖未准以其司奉事陞之仕未准而陞拜者稱爲守職而仕滿陞實如 中朝署職之例六品陞叙之時通計其叅下之仕酌量其勤勞之效以爲次第則職任專矣況此多難改造之時如有才器可授用者則不必拘於資格之法也[illegible]今

政事煩數之弊多以臺諫遞易之故竊聞 祖
宗朝司憲府官員推考或下司諫院推覈之畢
行公此則雖未詳其然 中朝給事中分掌六
科其間豈無可避之嫌可閒之事而卞明則供
職如舊其久任察職之意可見矣今者雖遞以
此爲例而至於呈辭則初告不滿十日不許再
告再告不滿十日不許三告三告限滿始爲處
置則痼病之外皆可以調出國雖方急庶事遑
遑凡食祿之臣固當隨力所及勉思奉公豈可

以察職爲俗吏如晉人休病爲養名如齊錄也
且 中朝各衙門外郎是我 國之書吏各有
應受俸料我 國則全無所給而責以官役是
教之偷食而奔走也固宜資其生路警責任使
若吏曹之文選司考績司戶曹之會計司經費
司俱有定額色吏事簡處則一二名事煩處則
三四名題給遞上價布或祠料俾察其掌內之
事廉愼而善治其任者考其勤仕量定朔數除
官示褒如 中朝外郎出身之類奸濫而尤甚

現露者輒一一降爲軍伍以補戰士所犯重則
痛繩以誅殛之律匿奸不發而有所聞者並罪
其官六曹及各司皆依吏曹又將各曹各司書
吏輪廻定送三朔相遞則官員久於其任不復
以吏胥爲主而下人數數遷遞秉權耗蠹之弊
亦減矣但官員雖久任黜陟不嚴賞罰不明則
賢否相雜而功績不成諸葛亮治蜀亦以拔用
人才信賞必罰爲務治國之體無過是矣我
國姑息之病日以益甚勤於職事別無顯賞怠

棄其任罪責不重混淆度日專事玩愒不革此習則終無以為國今宜打破人情申飭改規以盡勸懲之方可矣

一國家之所以維持而經遠者唯在民心民心至愚而易感至微而可畏一念之善推廣其心而四方歸化一事之不是以為無害而小民已離人主深居九重堂陛甚遠而志慮毫忽之間治亂立判其機亦大矣 國家值此賊之變未有閑暇致寇之失而特以二百年昇平民不知兵

革猝遇劇敵惟恸而駭散耳然其賊来之初百
姓無一人感奮而反為開門之計修築城池繕
峙粮械終不免藉冦資盗之歸民心亦甚蕩矣
倘微 殿下至誠上格 天王則兇賊之退遁
鳥嶺難還必矣嗚呼當時之事尚忍言哉今兵
禍未解民弊益深蠲減之令責躬之 敎雖節
續頒諭而行宫之外德澤不流四方不知有
朝廷政紀之效群情日解防備踈蕩四顧惘然
無可恃之地國勢至此其亦急矣伏願 聖明

深惟遠算無自退損振勵奮發勿以喪亂之來迺諉諸天數而更加警勉勿以細小事功爲急務而着力於根本之地滌蕩錮弊恢弘敎化號令一新風采丕變至仁之施交暢旁達至公之擧遠悅近服則民心自然堅合基業漸爲鞏固今日之多難自此而爲 殿下丕成之地國福洪長而萬世被其利矣伏惟省念焉

答曰觀卿獻策誠有過人之智矣當下備邊司議處仍 傳曰下于備邊司從速議處着實施行

訓鍊都監秘密啓 乙未二月吏判

海土煮焇毒藥用劒等事臣某承　命即時與李時發李海龍密議昨日時發等往陳遊擊下處隨便問之則遊擊以為海土煮取者則為蓋為皮焇取海邊人家土墻海氣薰蒸處刮取墻面之土以此煮取則五六斗之土可得十斤之焇因招其家丁問之則有一陳姓人詳解其法且言在京熘焇必更鍊然後為正焇如不得其法則更鍊時俱為無用云且此人能解打造各樣火炮云此人請子

遊擊前今李海龍帶往京畿濵海各官試之宜當
毒藥方則遊擊以為貴州能造此藥俺曾有劑藥
方書而今行不為持來他日往來之人處俺當銘
心傳書以送云耶純誠前日謄書所入藥材於會
人處臣令時發持其所書試問則遊擊答云此皆
是矣烏頭狼毒為主此外他材則有無不甚關但
劑藥之時濾汁澄清待其至清取以合劑毒氣方
洽流行不滯人見血立死且劑藥時必就山谷凈
潔處使不聞鷄犬之聲而婦女雜人一切禁諱不

然則無效矣其工夫可抵半月之久能用劍槍者則倚自永平府急遽出來手下只帶遼東人而來無善於此技者云敢 啓

請歸省母墳 啓

臣忌哀從政歲換已久每就私室哽咽難勝爲緣國事方急 嚴教愈迫心 御至痛不敢累煩而如朔望由暇亦不以法典舊規自乞今者雨露遍濡草木咸蘇悲摧痛絕亢不能裁欲趁寒食歸省塋域惶恐抑塞敢此冒 啓

請遞兵判過練從政啓 四月

臣積釁頑喘冐就 嚴命絲毫無補諸疾內痼自入今月以來脾胃眩暈怔忡勞倦等種種危症交侵為患專廢食飲委頓不起前後廢仕退伏者幾浹朞月當此國事孔棘之時引告乞免固知分義之所不敢而病勢日向沉綿雖欲黽勉察職顧無可柰何煎熬痛泣惶悶罔措拜劄而不獲轉達呈告而又蒙 還下迫蹙隕越惟待一死本曹事務素稱浩繁其在平時酬應最忌況今邊報交馳華

使沓至機關所係事難稽滯其他提整軍政試鍊
武人俱是趂速料理而不可少緩者必須董率郎
僚日勤致察然後如治亂絲庶獲頭緖臣以衰麻
未死之身嬰犬馬難醫之疾元氣澌盡眩悸尤甚
精脫魄喪肢節沉萎其所僅延者只一脉餘息而
已每遇本曹及訓鍊都監郎廳續續來告公事臣
於朝夕哀哭之中强欲作氣省應則心神昏錯不
知所爲事勢之不可强如此而猶且忝竊職名重
積瘝曠之罪卒兵非養病之所臣病非易瘳之症

虛擁重銜不即追處妨公害私豈其少哉天使入
城則本曹所以措備應接者甚多臣筋力不逮且
不無面接分符之節禮貌之間亦多妨碍此尤臣
之所大悶也隙駟流邁祥期已迫傷往日之不復
痛它制之易及瞻望丘墓益切號痛心火銷鑠遽
敗漸劇倘蒙聖慈矜憫情狀亟遞臣非據之任姑
許一兩月調病則臣得保全縷命過練從政實惟
天地父母再生之惠氣之言塞敢此扶曳來　啓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八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九

啓辭

金希元與虜人問答曲折秘密啓 十二月 兵判

臣昨日就見金希元于下處諭以爲小邦遠來又盛賛不戰服人之功則希元歡喜答謝臣問其與虜人問答曲折則希元説稱俺初到滿浦招胡人董坪古使之傳通宣諭之意則老乙可赤不信曰若唐官宣諭則當自撫順所爲之何故至於滿浦耶俺答稱遊擊教鍊朝鮮八道兵官而俺乃差委

平安道鍊兵官也天兵八萬七千餘人驅逐倭賊之後分屯朝鮮八道而餘兵則扈衛王京朝鮮控弦精勇之士又過十五六萬弓箭火器山積其數朝鮮欲以二十餘萬進入滿浦等鎮勦滅犯境達子遊擊聞其言謂稱朝鮮於天朝屬國也爾達子於天朝亦屬國也我當宣諭講解達子若不從我言則當奏聞天朝一面將朝鮮兵入屯江邊一面將天兵從撫順所勦殺爾達子無遺俺於是參遊擊差委而來云則胡人果為信服馬信馬三非之

子而老乙可赤副將也佟羊子亦一般將官也年
年進貢天朝慣解華語此胡等二百餘人來到江
邊俺督令其十六騎先入則悲將所持椀子盛槖
中賫來燒酒請飲俺以為若不飲則慮彼生疑即
引而飲之胡人等信其誠心接遇也馬信等陳其
刷還朝鮮人口之功而要償殺死達子之命乃欲
進見國王彼此相為往來俺以天朝禁約盛加詰
責曰爾既犯天朝之令私相越境其殺死固宜矣
朝鮮邊將職在鎮守見有犯境的達子則得不勦

殺耶若朝鮮人入爾地方見殺死則亦復要爾償
命耶爾旣犯天朝之法禁又要朝鮮之償命此事
體之不可爲着也且王京去此二十餘日程非但
程道甚遠此況不有天朝命令則進見國王相通
往來斷無是理俺若率爾準許以不可爲之事則
是俺負胡游擊也游擊負孫經略也經略負天朝
法令也馬信等至呈訴狀而歷言刷還天朝人口
及朝鮮人口之功其訴狀則往在胡爺身邊明日
當取上也俺見不許償命一事則胡人等又要得

朝鮮賞物俺說稱爾等犯境於法不赦朝鮮豈賞
爾乎胡人說稱然則欲得老爺賞物俺答以我只
為宣諭而來今無賞可寄爾然則我當稟遊擊轉
報軍門將以正月十五日為期期至我當親領賞
爾馬信等說稱牛皮山近處木柵有五而其中精
兵整勅二萬餘矣今老爺宣諭罷兵願老爺往看
其撥兵形止俺答稱我既為宣諭則罷兵在爾等
我豈勞往看如怕爾不信者然哉馬信等答稱當
及老爺未回前盡撥兵馬以待云俺又稱爾達子

或入朝鮮咸鏡道殺害人物而朝鮮不饒爾償命
云云則馬信等又稱咸鏡道達子我都不管云俺
謂曰若有一人作歹於咸鏡道則是不是問天朝
當加兵問爾之罪馬信等答稱我等當盡力禁勅
老〻爺如以文移口傳爲不信則當斬首級驗實云
俺差人楊大朝入虜中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龔正亦年少客於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娶羣妻
家產致萬金老乙可赤號爲師傅方敎老乙可赤
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

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此漢聞楊大朝係是浙人
俺與胡遊擊俱是同地方之人待之甚為繾綣引
大朝指示老乙可赤戰馬軍器所在處且言亦有
一子尚在浙江爾若率来則欲以此金帛給遺云
俺聞其言作一書使大朝傳諭曰爾若盡告賊情
而無誤大事則我當招爾子使得相見云矣胡人
所給紅緑金段是天朝撫順所賞給胡人所謂唐
粧有嘗覩者應用三十二疋每疋銀四兩八錢五
分或慮稀貴價高則一匹當直五兩青布一百九

十疋藍布一百九十匹亦當並買須給馬信一時出來胡人青布則每一匹三錢二分此物若貴國人往貿則必有要索高價之患俺當與家丁一人領貴國的當員役一人馳往遼東貿易而渡江正月初生間馳向滿浦傳諭老乙可赤出來中路候其整備馬夫我當直進須賞䝨以十五日為期遲一日不得明日盡為句當明明日欲發行云臣答以遠路辛苦往來今又親入遼東身上恐致勞傷希元答稱一塲事必須我終始完了勞苦何可言

我又言貴國將以此虜事情陳奏云賤生姓名願
於上本時從重載録使得蒙恩臣答以當盡力云
則希元答稱多謝矣希元持己廉謹沿路禁斂除
弊見其帶行通事權克中受各官賂物封署寄送
於江界府使許頊處而因之于本府審問寧邉教
師等索賂殺人之事深以為痛憤所贈禮物亦不
領受云此人乃游擊所敬畏者臣欲陳近日教師
之弊而渠以我 國事纔返遠路慰諭之外並及
他言似不安於情理故臣則不為語及而談罷辭

出後令譯官李億禮從便開諭細陳教師作弊之
狀仍以游擊中軍陸大吉書帖示之則希元大言
罵詈曰他餘事則姑不論矣殺人命是何等事
而大吉敢爲庇護如此乎倭賊則貴國人以弓箭
抵敵而後或能走避此教師則不敢怒避甘受其
棍杖其害不可言矣游擊趂速撤兵是其福也若
上司聞此而使之拿還則禍辱重矣我當極陳於
游擊前勸令速撤云矣段布貿易價銀數過三百
餘兩而此事不可不急速處置藍布則以川兵貴

給餘布周旋出用未爲不可敢此　啓稟

請姑停陳奏之行俟得賊情並附　啓

今此奏請之行已爲定日將發矣凡干機關利害

事廟議固已商量無餘蘊矣苐臣愚妄過慮則有

不得不達爲者虜情陳奏雖似急矣而勅諭必不

及於正二月之前始專以冊封爲重則機會似非

其時此行恐不但無益而已天朝於我國此請也

適有所嫌不即準許而皇勅旣降東宮則其負託

之重不啻若例降冊封之禮而準許之意隱然在

其中矣唯其廷論方有所爭執故該部覆題不準我國不深究其故而事情切迫纔爲之奏請則只驗得覆題中未安之語而事又不如意矣其所謂溺愛子抱云者似非爲我國語必有所激而然也今若以此爲未安而急於疏奏則得無爲天朝諸部閣所所哂而益相激耶且主持東事者石尚書也而昔待 本國謝恩文字不唯其舍人之往來者稱說皆如此我國人入朝之時亦且招諭勤至假令倭賊不盡撤還詔使之入國中已逾半年奏

陳邊情以謝皇恩而少紓其東顧之念者此乃石尚書之意也講此封貢極為痛惋我國固不當有所參預於其間矣第誘以如此而當此　中朝行待東報之時無一言及倭情徒以非時煩瀆之辭奏擾天庭則其意將以為何如耶由前之言則有相激之釁由後之言則又恐抵捂石尚書之意而深獲不曉事之譏今雖作謝恩奏不必以許封賊退為言惟當陳達為小邦終始矜濟之事撮其某地賊已退某地賊未撤等情據實直陳而善為之

措辭可矣何苦執於為此哉且俟得此月念後則此賊去留真僞間似有的信漸來觀其事勢並附此奏而後啓行恐為穩當冊封未蒙準許一日為急而事機所管亦難以一槩論也此等曲折乞令備邊司議處俾無未盡之悔臣妄有所懷敢 禀

進胡遊擊牌文 啓

胡遊擊頒日發送本色于外方教師令因咸鏡道監司禁賣買之事授牌文于臣 如此臣姑答以賣買是戶曹所掌各司句管不可侵官之意而牌文

則時未修啓續見中軍陸大吉手本反欲查明寧
邊教師作弊之狀極爲無謂此則金希元所目見
耳聞者故只示此書帖于希元而姑不修啓牌文
手本書帖並爲入 啓

中興洞山城形勢 啓 丙申三月兵判

臣於初一日出去未及中興洞冒雨宿村幕翌朝
經抵洞口觀西北邊外城則三角峯屹立傍邊二
峯鱗次列立城子自旁終峯腰始起下到溪口旁
岸止爲南邊外城又自溪巖始起上到西南最高

峰止爲城有石門舊址即所謂西門中有一條路
直抵于中興寺而路從山崖澗水間屈曲道傍
有雲巖寺舊基微徑分入於碧霞洞洞在中興寺
主山後路到白雲峰而斷爲進入內城城有石門
距寺可數百步歷寺門東南行路分爲三一由東
明往来而城外有脩道道成等菴其下即牛耳洞
也一由東南門釋伽峴而下抵沙乙閑里一踰文
殊峯達于彰義門俯瞰蕩春臺前野從釋伽峴迤
南而西向西山勢漸斗起為文殊峰自文殊而三

峰西走連亘與洞口外城所起所謂西南最高峰者相接勢極險惡文殊僧伽香林諸寺羅列于山腰而牛耳洞沙乙閑里京城沙峴弘濟院左右道路歷歷在目前城子又自彌老峰腰始起循道成蒼上嶺又繹伽峴而上到文殊峰止焉與其大勢也諸峰下走而為山麓兩邉參錯如犬牙谷處澗渠洄流而俱出于洞口地甚急狹而不寛敞人居不便唯中興寺上端左右洞壑土地有肉氣稍可依接也三角峰後面鐵壁如削其外即為西山通

行之路從彌勒院而西于牛耳洞道成巖上嶺釋
伽峴文殊峰雖有運路而四面山勢斗絶苟有十
餘人防守則賊衆累萬無若我何且重巒複嶺遮
擁遠近賊雖欲圍城其勢實難若於峰腰要害置
墩哨瞭而積粟其中堅守下洞口及道成嶺釋伽
峴數處則有天險萬全之形設令敵兵入其中又
有兩鼠鬪穴之勢莫測我兵所藏多少都城近處
有如此形勢而棄置可惜所欠者道路極險出入
有事倍勞人力城内少平衍之處人情亦不喜往

着至於城子頹圮十分之七八而修築之擧於高
峰頂上用力濶大隘雖容易辨得如或招集各道
僧徒草創屋宇於要害處而分方授役修繕城子
則人心有所依賴而事易成矣其周回形勢圖畫
以 啓

乞遞兵判省墓往還 啓

臣以罪禍餘喘勉抑從政軀殼僅存精力盡敗遇
事茫然不知所濟昏昏憒憒唯欠一死日月如流
一春暮漸近雨露之感益不自裁瞻想丘墓悲痛罔

極欲趁寒食拜掃而還當此多事之時本職勢未可帶去伏乞 聖慈俯諒衷私亟 賜遞差以遂烏鳥至情惶恐切迫敢此來 啓

內厩馬斃待罪 啓

臣以疾棘餘喘猶忝匪據事務浩繁倍蓰平時臣之精力十不及察一本職且猶不堪而兼帶訓鍊都監軍器司僕寺事俱係多事關重之地必須頻數仕進然後可以撿飭屬官之勤慢而臣皆未暇致察前日累度塵達乞 賜遞免者爲司曠癈職

大勢難虛冐不獨為私情之悶迫而已至於大僕之事經變之後尤不成模樣撿督官吏恪謹其職專在於提調而臣懵然不逮委諸下官致令内廐之馬連次病斃極為惶恐伏地待罪 辛丑

二十二

到平壤與寧差官吳揔兵問答狀 丁酉知中樞接伴楊經理

臣於昨日午時到平壤聞吳揔兵一行已到順安而麻都督軍兵又於二十四日間渡江前來楊御史方在遼東留駐云矣適會御史差官寧國胤承御史分付要起所住旁室於平壤城中待圖形指

揮於地方官臣往見講話問御史起居則答稱邢
軍門今月十三日間自寗雲起身將與御史相會
於遼東御史過此而後方出來過江日期時未定
知張布政之行在楊爺之前伺候陪臣未知已為
進去乎臣答稱時未來到云則寗國胤說道楊都
爺則我着造旁室畢歸報然後當出來而張布政
行次不久出来云旁室則大同舊舘東軒使之掇
毁依圖形改造矣而完全舊舘不可輕毁故使之
改鳩他材四五日内造成云云遂掇取新舘等處

遺存餘梗材木東軒庭東邊十一間依圖形造作
事分付且東軒上北邊快哉亭亦令修理以為休
息之地登覽之所舊館亦可容接不須改作而如
是紛紜督後至為未安寧國胤賫持催發運粮舡
隻咨文前向京城而吳揔兵當日巳時到舊館臣
進下處問安則揔兵具冠帶出見於東軒多致舊
意啜茶訖揔兵辟人密問賊情及賊數多寡臣答
稱賊至今不退天朝許封而兇悖依舊其情叵測
老爺勝筭自可詗知其狀賊衆則偵探人來說請

正之衆可七八千行長等四陣通共可二萬餘名
云云而去來增減不常難以的知云則摠兵說稱
我往年對尚書論此賊情勢必須水陸俱進殲滅
巢穴一勞永逸矣今麻都督軍兵隨後即來想今
過江已數日而季金所領水兵六月望後可渡海
劉綎又調雲南土兵一萬數千餘名七八月間來
到
天朝大兵業已發動貴國乘此機會必討此
賊若以倭衆鮮少賊情無變等語經報各衙門則
論議橫生多敗機事云臣答稱師行粮從本國殘

破已極務糧一事極為悶迫若大軍連續出来則
接濟無路未知山東糧穀幾時當運來耶揔兵說
稱舡運之事何可一一預期本國竭力供給而一
邊請糧不可少緩云則前頭措處之事至為悶慮
矣揔兵又說我南下則欲得有威望解兵機宰相
一人協同料理云云臣令官府略呈魚饌酒油花
硯等物則揔兵不受他物而只受油清魚酒而已
臣即刻馳向西路而楊御史駐遼東已久似當有
問慰之舉而臣辭朝時備邊司商議將欲先具咨

文馳驛聽候事理 啓禀追送而咨文尚未見來
到不分晝夜下送事

一 到義州楊經理迎候禮節及預備粮餉狀

臣於本月初三日到義州探得察院消息則往來
差官等俱說察院白牌雖已出而的於八日發自
遼東云令表憲齋持咨文急速前去以聽分付而
臣則在本府留待矣當日驛官朴仁祥回自遼東
曰面見察院則察院乃謂本月初旬間當發牌文
起程云云而衙門下人等或云老爺當待鄢軍門

到與相會後起程而軍門時留山海關暑退後出
來老爺之行則在於秋涼時分云其行止遲速令
難的知待表憲回還更為馳　啓計料事察院體
貌極峻而近聞其所為則嚴急最甚接應之際必
先致其誠而觀勢陳懇眞情然後庶不至觸怒而
可圖相通論議而一路迎候禮節不可視同諸將
而迎慰使丁景達已到本府而官秩似卑中路如
有遣承旨問安之擧則使之進到江上別為問慰
以示致敬盡禮之意似不可已也自朝廷商量速

為善處事那軍門專主東事而中朝有便宜處置之命察院又搢當我國大小軍務而畀於作為今日利害成敗實係兩衙門措處如何而察院見朴仁祥又以文書回答搢紳之事發怒詬責再三分付今後勿復如前遷誤云凡咨應文書呈狀催促下送矣近觀天兵連續前進而隨後出關將領又有累起云每念粮餉一事未知朝廷何以得辦接濟且外多官又將絡繹誠恐冠未退而根本先顛煎悶罔極察院到鎮江則臣過江參見仍將舡運

粮而後出兵之事呈稟計料矣自古軍興非粮之難備而運之最為難中朝縱賜累十萬斛穀而輸到金慶地方用何力而能催趲及期乎平安則有鴨江開市本道之民以用銀為要有銀則易得累千石穀下三道則近来木花大無人民亦脫若以銀子花絨青藍布等物輕齎遞輸分道散貿以繼粮道則飛輓之弊或可以少省矣急速商量指揮事

馳報經理起程日期狀

當日巳時袁憲回自遼東說稱本月初十日早朝
進都察院衙門投呈咨文察院坐堂使旗皷官引
袁憲進見却說爾用何故來袁憲答說國王委差
重臣迎候老爺陪臣已到江上而無老爺之命不
敢來聽分付小的乃伺候老爺門下的通事故陪
臣先遣小的前來進呈國王咨文探聽老爺起身
時分小的為此而來察院分付我當十六日準起
身到鎮江留幾日即過江爾於午後來領回文歸
到江上伺候又說我前送咨文累件俱係緊急軍

務回咨尚不來到我作何處置再三說道未回復
各咨說與陪臣各別啓知催促云仍賞銀三錢矣
表憲退問察院擧動及支供凡事於旗鼓李逢陽
則答說老爺百物皆用錢交易只費朝鮮地方水
而已表憲以陪臣欲為預知之意開諭然後始說
其大槩故凡擧止及隨行員役數目謄書一紙上
送矣旗鼓又云老爺當與邢老爺相會而後行云
而憲牌已有十六日騎馬之語此言似不可為信
矣察院每以我國處事稽遲為說所咨戶兵工曹

一負星火下送而凡干回復文書急速修答付送
事

又

本月初六日右副承旨成帖楊察院出来日期預
爲聞見不分晝夜馳報而大兵相繼出来粮餉接
濟之事百無其策極爲悶迫天粮未至而後軍又
爲過江則尤爲難處如見察院並等曲折卿其詳
細陳告十分周旋俾無狼狽之患事有旨臣在義
州府祗受矣察院出来日期前已連續馳 啓而

軍兵相繼出来事則臣到平壤始得聞知私自問
慮急急前向計擬過江呈訴於察院而路見麻摠
兵牛陳兩將軍兵盡爲過江已行數日程其軍則
不可更請還越江而表憲自遼東回還傳說察院
分付陪臣在江上留候不須入来云故臣姑留本
府以待其出来迎謁於道路爲計而今聞御史之
行已到鳳凰城臣即速過江前去面陳小邦殘破
艱苦事情亦爲料理矣察院性急事機甚重而朝
廷指揮答應之事甚爲稽滯至於緊急文書亦不

得以時來到此後違誤取責恐非一二各別設法
申勅以圖速為傳遞事

又

本月初六日有旨臣在義州祗受終遊擊差人蕭
兵備差官等俱說稱揚經理本月十六日起行與
蕭兵備期會於鳳凰城矣云云前項咨文令譯官
洪秀彥先往投呈而臣叚繼為前去若將迎候於
中路者然而極陳本國殘破貧乏之狀計料事
一一經理分付擧行 啓

臣等連兩日見陳同知講定運粮事宜更與備邊
司同議應行事例磨鍊一邉送于陳同知使之轉
稟經理施行其事例別紙計開並與改分定行軍
兩路磨鍊入啓自聞慶向比安之路措粮極難故
雖迂四五十里不得已由龍宮安東等處抵慶州
事改磨鍊此意敢此并 啓

又

當日午時有撥報入來說稱哨探天兵馬得進入
求禮南三十里許有倭賊數十人竪白旗左喜縣朝

鮮男婦二百餘人在鋪幕收綿花稻穀堆積二百
餘間哨探軍兵吶喊進前倭賊向山跑走招諭朝
鮮人出來六十餘人出來其餘不肯出來奪得鳥
鎗倭衣旗竿等物並奪回朝鮮人八十餘名又得
倭賊免死帖來有賊將行長駐在光陽南倭賊俱
向吐津走云云經理令旗鼓李逢陽出示倭書一
張及免死倭牌字十餘帖我國人乞勿侵事倭賊
處通書一張曰此倭書解不得問于鮮得人來說
臣等令朴遇春招訓鍊都監譯倭勝太等審問之

際經理開門坐堂招降倭親問則其倭書乃行長
小將下帖于其管下將而計開伍佬寫說用心戰
鬪招諭人民收穫田禾堅守牛馬擇地下營勿為
散走被擒等事而其下兩賊將着押其免死帖則
書行長營下仰後勿殺云而塡其名如腰牌狀我
國人通書則似是谷城順天鄰境居民等所為而
末端書餘生人等自活復有姓名經理一一問訖
欲差遣委官哨探賊情李逢陽將經理分付出說
哨探差官明日發去你國詳知光陽等處道路及

賊情人十餘人精擇趁明日早門開寫姓名前來
且被虜人係國不饒而殺死故不肯出來今宜雜
以鄉談作招諭文字約諸矢射于賊陣則彼必動
念出來此文亦趁明日早門書呈云云且李元翼
權慄手下伶俐熟知賊情可遣哨探者作速招綵
事經理每以為言金應瑞幾時當來到云云頗有
等待之意金應瑞更為催促上來權慄手下及慶
尙左右道諸將所領中勿論軍官牙兵擇伶俐有
膽可以哨探人多數起送以備衙門聽用事急速

下諭何如

又

當日晩門經理旗牌官進達寧國胤呈文後招臣等令旗鼓李逢陽謂曰權慄不給一疋撥馬在海印寺等處挾娼十數人喫酒此何狀也臣等答稱此實人心不該爲未知何故致有此也李逢陽謂臣等曰急速行文于權慄處出給撥馬所領兵馬亦當與天兵協同戰守軍兵今在何處臣等答稱權慄所領則只有精兵數百但諸將軍兵俱受權

慄節制云李逢陽咨稱南邉諸將某將在某處所領兵馬若干某將在某處所領兵馬若干隨目下見住處所見存實數幷為明白開呈云經理自前以我國受任當事之人一不通禀事情使人邈然不知遠處之事其意常以為未便元帥専制南方凡干賊情及道内措置形勢似當頻數移文慰解經理之心而全然不禀議不無益加疑怒之慮敢啓

又

當日晩門經理令旗鼓分付於臣等曰金羅海邊之賊屯據未退徐成水兵不可安坐江華當急送南方明曉差人持令箭下去江華元裕男見在李處否臣等答稱元裕男在忠清道時未上來云說稱兵事甚急稽緩如此甚為未便云云又令守備李大諫把總于承恩聽用官常威杜正部明日下去光陽晉州等處哨探賊情謂臣等曰李弘發自前出入賊營熟知倭情聞為忠清道太守云急速馬上差人使之馳赴李守備等指向處招撫文六

七十丈達夜書出起送云哨探人兵曹訓鍊都監
抄送二十餘人書名以呈則經理各賞銀二錢其
中抄先遣人五名則加賞紅布各一匹敢 啓

與吳宗道問答留兵事宜 啓

前日萬經理送咨文之翌日夕吳宗道來見經理
相公王萬育與臣同寓者無來問臣語及經理欲
令臣往東都督粮之事宗道說稱俺自癸巳年在
貴國貴國諸官多相識者俺則與朝鮮官一般凡
干事體何所不知前日則撫臺無留用之語我不

好開口論事頃者撫臺有留此善後公文俺於是可以言矣仍將軍兵應撤者早撤應留者早發信地且擇將而量留兵以省一日之費以便屯積等項開稟則撫臺深以為未便意俺與貴國親厚聽諸公之言而為此說良可笑也上司因老劉不好說謂徐薄於天兵且謂吾與徐相親俺欲稟於撫臺遣徐督粮如近日兩衙門所議則上司必以為合意而起矣我之意少釋矣又出示其前日開稟之稿則欲早撤兵嚴禁約擇留將等事極其明白雖

使本國言之無以過矣初四日宗道將遣臣督粮
之意果有禀帖而經理因此文為揭帖於上前初
五日宗道乘昏來見臣說稱近觀諸上司所為不
覺發笑我禀遣係督粮則撫臺深可之即舉名為
書於國王又送原禀帖此必謂俺與貴國君臣相
厚乃為此也留兵一事貴國雖請減留撫臺意思
斷不肯若請留平安道有粮處所而留一萬五千
於南方則或肯從矣臣說稱此則不然本國湊合
八道之粮僅可以供一萬數千之衆平安道留置

餘兵則以何粮分給李宗道說稱撫臺謂不足三
萬之數則不成經理摸樣已有本請天朝運粮留
防將官如李承勳王良翰等已請調來彭游擊則
軍兵以匁錢告訴不知其幾每夜貼匿名書於衙
門而上司全不受理必欲留之貴國事事不幸臣
又問徐科道幾時來此答稱軍門經理俱有書請
他回書以撥馬遞傳不多日當到科道必不肯來
軍門亦不肯相會其來此難必矣但叙功至今未
決上司之遲留都是爲此云云係是唐官問答之

言敢 啓

請調本國丁壯幫助天兵防守 啓

臣近被各衙門起催嗔責仍擾本職恐有妨於國事前後累違危悃而未蒙 允俞冒昧出仕昨聞萬經理罵臣托病退坐不即來聽分付臣即詣其衙門以患病在昔今始趁候之意措辭呈稟而經理前一夕達夜飲酒不爲開門坐堂稟帖則以門隙投呈而管粮朝日知黎通判等招臣傳說經理分付之事且謂臣急速馳往釜山督管粮諸官以

圖接濟云觀此等氣象少無協同商量隨便善處
之意惟謂本國為厭薄天兵斥臣主張其論欲推
諉専責於臣今陳游轄三千兵已往釜山籃茅兩
將標下軍兵通共幾七千又將不日下歸彼處之
粮從何處繼給乎告急之報必朝夕來到此時臣
必被詬辱而國事愈益難矣比見軍門意思則倭
賊納和而退撤兵哄我不無是理多以此為慮經
理標下官則又以軍兵多留然後月銀所得多又
利於此本國雖告懇減兵而不聽者意有在也留

兵一半於西路事前日備邊司入 啓 允下而旣留三萬之後題本奉旨欲送留南方則於此雖爭之而無及矣且西路又盡蕩敗則後憂尤大此是本國存亡所關若以爲天兵一萬該支粮餉可供本國兵三萬本國民丁雖死亡而各處收合可得此數今減其半數倍調本國丁壯二萬幇助天兵操練防守則可以爲長久之圖而便於事勢云云如是明白措語自 上更爲咨揭而諸臣又以此一節事請之請之不得然後請留於西路未爲

不可請更議施行

倭書契事備局回 啓

云云前日釜山來到倭人或在劉提督衙門內或在陳提督衙門內或在吳副摠下處與倭即監水使狀 啓所稱唐人三名通事一名一時出來者也董劉陳三將處行長俱有封書其書契持來之事天將等諱而不言其倭人亦不令我 國人相見臣甚欲知其事情令降倭也汝文等數人着唐巾穿唐服假稱劉提督降倭持酒肉就見於吳副

摠下處又詐稱麻提督降倭就見於劉提督下處
飲酒談話則倭人等說稱倭將等方在浪古也固
城賊將也即可斬首謀送我等曰天朝官員朝鮮
宰相何久不入來你出去探看云云又聞劉陳兩
將帶渠等入天朝一倭說稱劉提督若回還天朝
則朝鮮非久有不好事一倭又稱說何邊爾有事
問倭將死亡多少則說稱沈安頓吾未知的死乎
義智尚在對馬島云云吳宗道與吳惟忠親切之
人得見倭書大槩說天朝何以失信我等如約過

海以待朝鮮王子陪臣而尚不來到茲遣其倭致
書云云極為駭愕當初兵曹因邊將狀 啓稟告
部院衙門則經理批下乃稱勿過張皇云云嘗與
丁徐相繼上本之時雖呈稟而必不許出者矣但
聞徐科官在慶尚道時吳副摠因其憲牌先為送
者諸上司甚怒吳副摠關王廟約誓時軍門招副
摠詰之云各衙門欲諱而終不可掩覆矣無論許
與不許依 上教姑令兩衙門接伴使措辭呈稟
不妨敢 啓

二十二 措置下三道粮餉 啓

兩南地方尤甚蕩敗今欲措置留兵粮餉當湊合各道所有之穀漸次輸運接濟卒然前去邊上恐無益於事而昨聞王家柱之言則經理以爲我雖令某前去管粮而其必不肯去云已爲可駭而今又見揭帖之辭尤爲未安臣當速發行無致再有嗔責第念粮餉措置雖責在户曹而以該曹歸令難以撿督各路管餉之人依前户曹判書兼備邊司軍餉廳率明敏文郎廳一人專管運粮諸事凡

臣狀 啓 調度之事一意句管表裏相應且臣在
外方見之軍糧収放之際如不得詳明官員照管
則耗欠濫冒之弊不可勝言本道例以守令察訪
等官爲差使員而官事多廢所察事亦不得專一
此宜有別揀處置假如釜山有屯兵則本處又置
一放糧官至於他處亦然明查軍數細加照管則
奸濫之弊無所作矣且如交鄰督運之所一體施
行則糧舡到即解収而舡人遲滯之怨亦息矣勿
論時散堂下叅下但取其下三道等處剛廉解事

之人分、差責成觀其所為另行賞罰甚為便益且
臣若下去則宜從忠清全羅沿海之路看檢運粮
移止晉到慶尚都會諸營天將而後禀請進止似
當敢啓

經理分付咨文事 啓

即刻姜守備以經理分付來說曰今此倭情事國
王欲送咨兵部云俺既以天朝大官經理朝鮮而
來我在朝鮮則凡事我擔當今國王有倭情邊事
與我商量處置或送咨於我轉聞朝廷事體宜矣

若不告於我徑咨兵部則我在此何爲當上本自劾撤兵回去云且留兵奏文速得回旨然後有處置之事使臣以撥馬騎六星夜馳進爲當馬牌當成給並與夜不收護去云云敢 啓

還葬後還朝問 安 啓 甲辰

臣伏蒙 聖恩亡母襄事得以無憾仰天悲感晝夜雪涕而已事過之後心氣大傷疾病重發不能出戶庭已過兩旬今始扶曳來謝不勝惶恐隕越之至伏聞 聖候未寧累朔無減群下悶慮之情

豈能盡爲仰達哉自數日以來陰霧四塞寒暖異常不審 王候調攝若何無任區區敢此伏地問

安

赴京時負後依前數帶率稍存體面 啓 戊申

臣旣膺陳奏之命事機所關極重且急論議多端今日尙未定而勢當朝夕發矣此行有所周旋盤纏人情宜酌量磨鍊俾無行後顚倒之悔而該曹所儲素患不敷此間又被唐官之需應將至淺數用盡不暇念及陳奏一行之盤纏行期甚急以盤

經未備之故又爲遲延極爲憂悶請令該曹多點
籌度除出都監及諸處所有木布優資人情應用
之物使得速治行具且平時大臣赴京則帶率子
弟奴子貟名俱有定數往年邢軍門與楊經理相
議以爲遼廣地方當大軍往來之會騾子一疋亦
有關於調用故令本國略減使臣所帶貟役其意
亦以軍興時除調用驛馬之弊而已事完之後則
自當援例處之况使臣往來亦有體面所帶之貟
役數少遍分方物坐車分馬後之跟隨者唐人或

指笑為假官至於禮部人亦稱藩國得罪然後減
徙來貢後係國先自減削甚可笑也云爾則此事
尤不宜膠守一時之令而不為之變通也舊規雖
難盡復軍官子弟元數依前例帶率而稍存體面
恐為宜當敢 啓

在覲入來待罪 啓 己酉四月

臣家 恩下去後因老父病重未即違離祗奉
恩旨不勝感悚自念親病未蘇旁無嘗藥之人職
為久帶難逭越法之罪臣之情事狼狽罔措今始

來詣稽慢尤甚不勝惶恐待罪敢 啓

進楊經理肖像 啓 庚戌

邢軍門回還時中軍戴揔兵延春請各建生祠堂置肖像 先王旣以允其請且以為如建祠置像則有功勞於我 國者無如楊經理當求其肖像於中朝以生祠每赴京使臣之行至給別人情以求其真而楊鎬遠在河南無從覔得徒費人情往返而已往年 臣赴燕時得逢舊時標下叅軍黃應陽語及此事應陽約以來春當尋楊經理着花村

山裔與時當寫真留待云去番奏請使譯官李海
龍之歸 啓請傳致書札覔来矣李海龍艱難尋
得其家則應陽答稱此畫像逼真矣而紙小無以
展畫樣須令善畫人再摸云而傳給於臣處此乃
先朝屢求未得者而李海龍盡心覔来深為可
嘉其畫像當與邢軍門一體寫置祠堂敢 啓
上 在覲入来問 安 啓 辛亥二月
伏蒙 天恩給由賜藥父病賴而獲瘳衰年餘日
皆 聖上之賜也晨夜頌祝感泣同喻區區情悃

竊擬趁速上來而老父大病之餘有針治之事今始來詣不勝惶恐伏聞聖體愆和久未快復瞻
仰 宸極結戀煎悶情義狼狽方寸惝恍敢此問
安

因兩司合 啓陳達事實 啓

伏見下吏謄出兩司合司草則中間有擧臣名爲言者也而專與其時事實相違此必年久之事流傳風聞或致訛誤以至如此也臣壬寅八月還忝相府甲辰四月呈病見遞其在備邊會坐也壬寅

年則建遣奏請使張晚金信元之行癸卯年則恭
鞫請錄 聖勲之 啓其年冬十一月以遷奚受
由甲辰元朝白虹貫日有宰臣各陳所懷之 命
臣奚畢病發累劄辭遞不得晚陳邊良傑寃枉之
狀幾死於逆瑋之事杜門縮伏終乃遞免其間一
無與申礫詰公坐語及論功之事臣恐遞相後始
勘勲籍此後之事臣漠然無所聞知不知風聞之
言緣何而發耶但癸卯秋前曾與申礫累次相見
每語揄揚 聖功之事必此說傳播而誤作一時

之話以傳也臺諫 啓辭重大不得不陳達實狀
惶恐敢 啓

因諫院請罷號牌事備局田 啓

臣等參商群議反覆籌度昔朱子在漳州閱田役不均貧民偏苦將正經界謂必可行之利三必不可行之弊一所謂必不可行之弊一者慮奸民猾吏煽起浮言而朝廷士大夫為其說所動耳其後果有以失業之民羣起為盗上書而誣詆者朱子貽書留正縷縷陳辨夫以朱子之大賢欲以正田

後而亦不勝奸猾之口今茲舉國之褫牌非止一州之經界其恐動誑斥何足怪哉須有湖西富居兩班被其婢夫輩明火賊害則倡謂以褫牌監官而見殺忠州客舍有因妓射矢之事則倡謂大變以褫牌而發造言恐貿無所不至至謂趁 京先來通事到坡州碧蹄間為百餘騎賊所圍前日陽智窮貸之賊乃積年題名難捕之盜而亦謂褫牌之故羣起而為盜貼匿名書於都門倡訛言於三江種種驚怪之說不一而足傳云聽言者以其事

言亦未的矣凡事當觀利害而已苟無益而有害則雖十易之亦可經年講究又何拘乎今此之事則有大益於國而無難處之患臣等雖庸劣其於慮此亦深悉矣近將衆議揣摩商量下情所在不敢不悉達敢俟 睿裁

獻議

用錢事議 癸卯

我國無泉貨只用米布爲幣故農病而國貧當此板蕩之時目前經費猶患窘乏脫有意外之需則

將束手無救不得已有所破格設法使利權在上
而通行然後國計可以支度兵餉可以措備往年
楊經理每語臣以衛國亂後粮餉匱竭不可不創
用錢貨以裕公家之用一日急今臣商量應行事
宜亦告臣與接伴使金睟磨鍊 啓禀自 上以
為難於遽用其謀遂寢今者戶曹之事日益艱難
乃有此議若先自官家鑄錢流布之後約以某日
為始於各處應捧布貨絲酌用錢務使人情則雖
未知行之可以久遠而利柄在官布貨流滯必有

所益夢所鑄之資出處既少立法之後奸騙可慮
此則在有司詳盡規畫俾無纔設旋廢之悔而已
伏惟 上裁

一 欽賜冠服奏請議

前有欽賜之例則何闕然不載於實錄而勅書至
有合用冠服王國自制之文乎景泰間欽賜與否
既不得明考實錄有所證焉而 仁廟行狀李彥
迪申先漢所製之辭各有異同無乃以表裏之資
為章服而尊降勅書為誥命也耶不然實錄何詳

載 勅書表裡而獨闕與盛京耶臣初見與二書
以為有舊例矣更為查考可據之蹟則與文似是
一時詞臣之所鋪張亦難引而為例率易奏請恐
見抑退伏惟 上裁

又一

以為景泰年間奏請冕服者乃是 世子受封後
過累年後事也令與謝恩使之行既有厚給人情
查訪中朝前後故例有無則景泰年前例亦令備
細訪問待其回還詳議處之事有明據詳盡無遺

伏惟 上裁

恩賜告 廟議

以爲恩賜異常實為一國之慶最自 祖宗朝以來得荷 天朝異數而陳謝者非一其時亦有進賀告 廟儀節與否査考則可以知矣 先王朝亦有特賜蟒龍衣陳謝之事査考其例施行亦為宜當伏惟 上裁

黃應陽欲謁 陵寢議

以爲臣某赴京時黃應陽見臣言曰聞 先王之

諱音爲製挽詞十絶西向再拜揷香並燒以哭云
其情非偶然說到者今來欲拜于 陵寢亦出誠
意在彼欲盡其情則在我當從其言何可以無舊
例而拒之臨時聽其所言斟酌善處似宜伏惟
上裁

臺臣辨對議

以爲臺諫事體重大所言雖涉虛誣與之辨對則
未知其得冝也嘗聞 成廟朝憲長劾論新進倫
紀之失而 成廟深褒言根乃施禁錮之罰此乃

祖宗一時顚倒警動之舉後來則無此例惟在
上裁施行

呈文

呈揚經理文

朝鮮國陪臣姓某謹稟經理都察院臺前昨蒙老
爺指教欲調韓應寅來管務粮職忝切感悚不知
所達近據南邊哨報賊分路四散搶掠諸道各處
粗完郡縣今盡為灰燼天朝粮餉既難遂期遠輸
本處諸穀又被焚掠百爾思度恐無善策見今忠

清道觀察使金信元全羅道觀察使黃愼慶尙道
觀察使李用淳皆可幹事又有分司戶曹參議李
時發兵曹正郎李光吉勾管忠淸道參判李光庭
兵曹正郎楊士衡勾管全羅道參判成泳兵曹正
郎成安義勾管慶尙道嚴勅此人等着實調度則
可收拾支給不必更調韓應寅前來勾管且平安
道地方係是今日根本棄其所管猝來辦粮恐有
損於彼於此未見大益抑前項各官旣有勾管而
事體緊重必須有撿督申飭之人則司憲府大司

憲尹承勳頗有幹才該應試遣乞老爺商量更防
指教若備粮形止發兵機宜當待差人查察回來
另行開禀爲此理合具禀

呈楊經理文

朝鮮國陪臣議政府右贊成姓某戶判金晬等謹
禀經理都察院臺前本日據全羅道觀察使黃慎
馳啓本月十八日該珍原縣監沈倫報稱倭賊自
海南北上一起向羅州一起向南平一起向本州
時下屯據本縣五里外搜出山谷殺掠人民長城

及蘆嶺等處賊徒充滿等因節據哨探人等說稱
全羅道人民多欲倡起鄉兵勦捕零賊而本道節
度使李福男戰死之後各兵散潰未易收合若得
天兵一枝進駐羅州近處作為聲勢則遠近之民
咸將聞聲來赴等因又據體察副使韓孝純報稱
職收聚官民大小舡四十四隻分為四起派定差
官初起差官德山縣監金用礪二起差官所斤浦
僉使張彥平三起差官馬梁僉使吕卿軸四起差
官唐津浦萬戶金夢龍鱗次督送江華等因又據

兵曹關稱本月十九等日準本府移關蒙經理都
察院分付水兵前進係是緊急軍機全羅地方該
應駐兵處所着令李舜臣作速開呈前來因此本
曹再經馬上行文去後今聞李舜臣欲追勦海南
等處載粮賊舡還下右水營前洋差人被羅州等
諸處賊攔截去留未即徃回旁今全羅一道防範
蕩然賊恣意焚掠水兵如及此時前進本道群山
浦右水營等處相勢進退則賊必疑憚撤去遺民
餘粮可得收集水兵迎候將元裕男馬上催調而

方在忠清道時未見來兵機關重嚮道之人不可
一日曠闕原任節制使李仁兩慣識海路方在江
華元裕男見到間姑令李仁兩代事一邊催督元
裕男前來等因准此卑職竊念全羅道賊勢尋熾
而力分散渙合令出奇勦擊且聞本處被擄人民
等如見天兵前來則爭欲為內應趂此機會抄一
枝精兵進駐陸路前面又令水兵催進協同李舜
臣防勦則本道鄉兵響應而起被擄人民亦可進
圖脫來至於水兵粮餉則韓孝純所送舡隻容載

萬餘石粮米括出海邊各邑米粟繼粮亦便乞老
爺酌量裁處干係行兵事宜當為此理合具稟

呈禦倭監軍文

朝鮮國陪臣領議政姓某等謹叩首百拜上書于
欽差西路禦倭監軍道臺下職等蒙寡君差委
奔走於戎馬調度之間其他則未暇省焉晩聞寡
君被丁賁畫叅奏不視事者有日舉國遑遑罔措
職等在遠外不得守王宮而呼籲又不得泣訴於
制府科憲各衙門徒自摧膓腐心瞻望於悒而擔

未見本稿未知其所祭辭說何謂及今始看謄報
可惟可愕有鑿空而做出者有因迹而構揑者有
人心天理之所不可忍道而忽加詬蔑不已者職
等目不能正看耳不能正聽且驚且憫且憤且痛
久而不自定也欽惟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上
自諸老爺下至各營將卒親覩小邦事情彼疏中
之語不須辨論第君臣之義根於秉彝如天經地
緯亘萬古而不可易者若或以不韙加之於此則
庶人猶不忍晏然自處如平日況於一國之君乎

今玆寡君被誣之事一日未雪則一日不敢以常禮自處二日未雪則二日不敢以常禮自處此情理之必然臨變激惱自不得不已吁亦戚矣小邦自箕子受封以來遺化未泯仁柔貞信見稱古史逮我 太祖高皇帝誕撫萬邦而國祖康獻王始受封於洪武壬申之歲迄今二百餘年至誠事大恪修侯度得蒙 列聖待之如一家東漸之澤浹民肌骨若寡君拱北之誠如金之百鍊而益剛如水之萬折而必東天地鬼神所共鑑知矣曩在辛卯

年賊酋秀吉有射天之志貽書哄脅語極悖逆寡
君即遣陪臣金應南具奏以聞　朝廷賜勅加奬
翌年夏四月賊之先鋒陷釜山節制使鄭撥死之
翌二日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賊分路西上小
邦軍兵一敗於密陽再敗於尚州而都城已瓦解
矣小邦昇平之餘猝遇滔天之賊勢不支吾無以
截殺屢要借道或脅或誘寡君以為力屏於藩蔽
則寧赴訴於父母而死矣遂與諸臣之執羈靮者
決意而西欲守浿江賊勢盛逼退駐鴨江請為內

附于時本兵首遣差官黃應陽等探看賊情見賊
賫誘書不覺拊膺垂淚曰朝鮮為 天朝受害如
此而 天朝不曾知矣賊屯據平壤辭語極凶悖
朝廷洞悉其狀遂發兵拯救寡君於流離顛沛
之際奉而周旋者惟是一節忠義及大兵快捷平
壤而直至于臨津咸謂王京以南譬如破竹無
異議不幸師頓不進淹歷夏日而一種苟且了事
之論作矣於是或言釜山舊有倭戶釜山之有倭
不足逐也或言朝鮮歲遺倭奴紬米令與之修好

可矣轉輾文飾奏報塞責目前以誤大計噫虧損
天朝體貌至今七年而勞弄舉措實此報爲之
崇也豈知今日怒甲移乙之言仍而誣陷寡君又
如此耶嗚呼痛哉痛哉對馬島本小邦慶尚道地
方中古爲倭奴所占舊有接順倭人來居薺浦鹽
浦釜山浦三處非我族類而易於煽亂往在正德
庚午年小邦驅勦無遺此在小邦輿地書可覆視
也對馬島爲海路咽喉山多地瘠無稻米全靠商
倭來要邊市傳報賊情或日本倭奴與對馬島倭

奴而求往來者小邦並羈縻不絕定其歲遣舡數
及圖書符驗一年應受米只二百石此與　天朝
撫邊上韃子一般雖是小邦事體之所不敢而區
區只爲海邊赤子設此事耳若海東紀略則有陪
臣申叔舟得日本之史記其土地風俗種類仍以
序文弁其首其書日本紀年者只是謄本文而備
覽耳其序尾大揭　天朝成化年號此則何不擧
耶漢時諸侯王於其國自尊爲宗者有之此出於
臣子欲尊敬其主之私情耳如酌其情則觀過可

知仁矣先王何與哉寡君即位三十餘年未嘗一
日有聲色弋獵之娛日與儒臣開書筵訪治道問
民事其不喜繁華儉勤于家邦卽素性天出而無
待於典學矣只以昇平日久武備未完令德在躬
否運難免以治世得民之主值千古所無之變與
則天也數也其於人力何哉然而倭奴蹂躪八道
服節死者無算未有一守土之人附順於賊征徭
七年調發日普而百姓忍飢爭赴官令寡君之及
人之仁於是亦可見矣職等每痛寡君遭遇之不

幸而猶自慰者義聲聞天下斯無愧於後世矣不意橫被惡言反肆誣詬環海東一域凡有血氣者忠憤欝抑誓有一死尚何以為生哉倘此惡言未即蒙昭雪則寡君視宗社土地如視敝屣恤恤如窮人之無所歸東韓之民舉為罪人將無以自立於天地間滅賊報讐特餘事耳仁人君子寧不為動念乎哉伏乞下執事明白 奏揭陳辨使市虎之說不得恣行以洒一國至寃至痛則小邦君臣生死肉骨受賜而不敢忘矣情切辭蹙伏希諒察

灢陰先生文稿卷之九